

赛博朋克视域下的反乌托邦建构 ——《北京折叠》的技术幻想与社会现实表征

郭泰然¹

(1.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 四川 绵阳 621010)

摘 要:《北京折叠》作为中国科幻文学的代表作品之一,以其大胆的想象和对现实世界的深切关注吸引了众多读者。其对现实的关注既源于赛博朋克小说对人类生存状态的聚焦,也体现了对科技乌托邦幻想的批判与反思。赛博朋克文学常以科技滥用导致的社会贫富分化为叙事核心,而《北京折叠》则将这一主题置于可折叠的城市空间建构中。最终,《北京折叠》继承了赛博朋克对人类主体性的探索,将现实社会的书写与人类命运的深层关切有机融合。

关键词:赛博朋克;反乌托邦;主体性

基金项目:西南科技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人类境遇和未来书写——网络科幻小说的承续与新变”(24ycx1103)。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9.1370

自 20 世纪 80 年代成型,赛博朋克作为科幻文学的鲜明流派,其影响力已渗透至多元文化领域,引发跨学科对话。作为反乌托邦思潮、反主流文化与技术哲学的理论结晶,它标志着科幻文学对“人类命运”命题的深度转向,在技术异化框架中反思现代性。当前国内学界对赛博朋克的研究多聚焦经典作家文本与数字媒介分析,在此背景下,郝景芳《北京折叠》极具研究价值。这部作品虽未完全延续赛博朋克叙事传统,却通过折叠城市的空间隐喻,在故事设定与人文关怀上创造性转化该流派内核,既书写技术宰制下的生存困境,又开拓本土化社会批判路径。

一、底层窘况的科技反思

“赛博朋克”(Cyberpunk)由“控制论”(Cybernetics)与“朋克”(Punk)组合而成,该术语最早出现于 Bruce Bethke 1983 年出版的同名小说《赛博朋克》。二战结束后,文学与科技的关系亟需重新审视。战争期间,科技被用于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致使人们对科技的态度从盲目追捧转向理性反思。在此背景下,部分科幻小说不再一味宣扬新兴科技的优越性,而是着重探讨科技对人性的异化问题。

(一)无可劳动,资本科技的无形压迫

乌托邦指对理想中的未来和场所的幻想。当一部作品对未来世界的可怕幻想替代了美好理想时,这部作品就成了“反面乌托邦”或“伪乌托邦讽刺作品”。^[1]科幻文学的反乌托邦题材不仅有对资本主义下人类危机的思考,而且还有对科技滥用和个体命运的反思。

在现实世界的经济演进中,资本主义体系借助科技迭代加速产业结构调整,致使大量劳动力被边缘化。这种现象在赛博朋克文学中被推向极致——作品构建的未来社会往往呈现尖锐的两极分化,其社会矛盾的根源正源于此。劳动本应是维系生存、实现个人价值的重要途径,但在资本与科技合谋的压迫下,底层群体逐渐丧失劳动机会,不仅陷入物质匮乏的困境,更在精神层面失去自我认同的坐标。

《北京折叠》深刻展现了科技异化对底层生存空间的挤压。小说中,经过改造的北京城如同精密却冷酷的巨型机械,定时折叠切换形态,将城市划分为三个泾渭分明的空间:第一空间的特权阶层享有 48 小时周期内完整

作者简介:郭泰然(1996—),男,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是文学批评及互动叙事。

的24小时；第二空间的中产阶级占据16小时；而第三空间的底层民众，仅能在剩余8小时的缝隙中艰难求生。这种空间分配机制，本质上是科技爆炸催生的畸形产物——当高度自动化技术使上层社会不再依赖体力劳动，底层群体便如同废弃零件般被“折叠”进社会边缘。

在郝景芳的《北京折叠》构建的未来图景中，主人公老刀作为第三空间的垃圾工，尽管身处社会底层，却在混乱无序的生存环境中维持着相对体面的生活状态。这个被折叠的空间容纳着六千万人口，其中半数从事垃圾处理工作，其余则依靠贩卖生活必需品或保险勉强维生。这种严峻的生存困境，本质上是科技滥用引发的社会异化现象——本应普惠全人类的先进科技，反而成为固化阶级壁垒的工具，彻底阻断了底层民众的上升通道。

底层群体在科技浪潮面前的无力感，在老刀的经历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为获取额外收入，他不惜违反法律规定，冒险闯入第一、二空间。在潜入第一空间后，老刀意外参与的一场高端晚宴，成为映射科技与阶级矛盾的绝佳缩影。席间围绕自动化垃圾分类技术的讨论，充斥着晦涩的专业术语与宏大的政策叙事，对于缺乏专业知识的老刀而言，这些内容既陌生又令人不安。他敏锐地意识到，这项新技术的推广很可能直接威胁其赖以生存的工作岗位。

值得注意的是，晚宴中虽有领导提及技术应用可能导致第三空间大规模失业问题，从而暂缓技术推广，但这一决策仅仅是权宜之计。从更深层次来看，科技发展的资本逻辑并未改变，底层民众在技术迭代浪潮中的生存危机依然持续加剧，科技对弱势群体的压迫态势并未因个别决策而得到根本扭转。

在赛博朋克的作品中，科技的迅速发展使大量的人群被时代“抛弃”。机械的工种瞬间被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取代。底层人没有能通过劳动实现自己价值的空间。仅有的劳动机会也是上层社会的“施舍”，他们仅是为了安抚底层民众而安排岗位，否则这些职业也会被机器代替。失去稳定收入来源的底层民众，只能被迫选择边缘地带的职业谋生，如《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中的主人公里克·德卡德是一名“赏金猎人”，追杀逃亡的仿生人。《神经漫游者》主人公凯斯，是一个受雇于各大公司的小偷。而《北京折叠》中的老刀，虽然有着垃圾工的正经职业，但微薄的工资使他必须冒着违法的风险前往其他空间完成任务获得报酬。

在阶层高度固化的社会结构中，教育理论上构成底层群体向上流动的唯一通道，然而制度化的晋升壁垒已使这一通道趋近闭合。《北京折叠》中，主人公老刀完成基础义务教育后，三次报考高等教育机构均告失败，最终被迫从事垃圾处理工作。即便作为第三空间中相对完整接受教育的个体，其生存状态仍被牢牢锁定在底层服务行业——为支付养女进入艺术启蒙机构的高昂费用，不得不冒险参与灰色地带的利益输送。相较之下，同属第三空间原生群体的老葛，虽凭借某种偶然性跻身权贵聚集的第一空间，却依然被限制在后勤服务类工种，与老刀的垃圾处理职业共同构成城市运转体系中可替代的底层服务序列。这种教育投入与阶层回报的严重失衡，暴露出技术时代社会结构再生产的隐蔽机制：所谓教育晋升渠道，本质上已异化为维持阶层秩序的合法化装饰，底层群体在系统性排斥中陷入“受教育——失业——滞留底层”的循环困境。

（二）无家可归，边缘人物的困境书写

海德格尔曾揭示，“无家可归感”本质上是现代人“非在家”的生存困境，呈现为茫然失措的“畏”之原初状态。这种存在论层面的漂泊感，成为驱动个体无意识追寻家园的深层动力。^[2]

在赛博朋克叙事中，“家”往往沦为可望不可即的精神图腾。那些困于社会生产边缘的底层人物，连基本生存都难以为继，更遑论维系稳定的家庭结构。当物理意义上的“家”消逝，这种缺失反而催生出超越物质需求的精神诉求——对“家”的追寻，实则是在科技解构人类存在根基后，重建自我与世界同一性的唯一路径。

《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主人公里克·德卡德对真实宠物的追寻，暴露出科技异化社会中人类精神世界的荒芜。在仿生人技术泛滥的未来图景里，真实生物成为稀缺的精神慰藉，而这种慰藉却需要通过暴力与掠夺获取。里克作为赏金猎人，在追捕仿生人赚取报酬的生存循环中，被迫以他人的“生命”置换自己的精神家园。^[3]《北京折叠》中的老刀冒险前往第一、二空间只为了获得供给养女上幼儿园的学费。老刀的朋友彭蠡也对老刀要供养养女一事产生质疑：“你真是作死，她又不是你闺女，犯得着吗？”可是老刀并没有因朋友的质疑而放弃冒险行为。因为对于他来说，养女糖糖就是家的唯一解释，是他生活行动的唯一动力。即使科技对他造成了深深的压迫，他也没有放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老刀见到养女糖糖又唱又跳时，他“对此毫无抵抗力，他就像被舞台上的灯光层层环绕着，只看到一片耀眼。”^{[4][5]}

二、阶层空间的社会构想

詹明信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提出后现代的技术使人类的客观外部空间和主观心理世界巨大改变,“……后现代主义现象的最终、最一般的特征,那就是,仿佛把一切都彻底空间化了,把思维、存在的经验和文化的产物都空间化了。”^[5]赛博朋克的作品是把社会阶层空间化的典型。在相关作品中,城市空间的划分也意味着社会阶级的划分。

(一) 高低空间, 阶层的具象展现

在赛博朋克题材的作品中,科技对社会生产的颠覆性重组,催生出尖锐的阶层两极分化现象。掌握巨额社会财富的群体跃升为上层阶级,而被排除在生产体系之外的民众,则无可避免地坠入社会底层。悬殊的经济差距,直接导致居住空间的彻底割裂——尽管法律名义上赋予全体公民平等使用城市空间的权利,但现实场景中,不同阶层的生存图景早已形成难以逾越的鸿沟。

在赛博朋克的叙事体系中,垂直空间成为阶层分化与权力失衡的具象化符号。《神经漫游者》构建的未来图景里,富人盘踞于配备尖端科技的高层住宅,于云端俯瞰城市全景;而底层民众却被困在潮湿阴暗的低矮建筑中,在夜之城的阴影里艰难求生。

郝景芳的《北京折叠》更是将阶层固化的困境推向极致。这座可翻转的北京城,通过空间的机械切割,将社会阶层永久割裂。每当城市翻转不同空间的居民被禁锢在各自的生存维度,阶层流动近乎窒息。主人公老刀为跨越阶层界限,不得不在空间裂缝中如蝼蚁般潜行。在这部作品中,空间与时间共同构筑起牢不可破的阶级牢笼。现实世界中,虽然地理空间看似共享,但阶层鸿沟早已将人们的生存体验彻底割裂。富人用资本兑换自由时间,穷人却被生存压力异化为时间的奴隶;高档场所的准入门槛,更是将城市切割成穷人难以涉足的“特权飞地”。《北京折叠》以极具冲击力的科幻设定,将这种现实困境具象化——当城市在空间维度折叠,时间分配呈现悬殊差距,本质上是权力与资源分配不公的极端映射。小说中权贵仅凭一己之令就能暂停城市运转,这种荒诞情节恰恰是现实世界权力失衡的夸张写照。当空间分配成为阶层标签,空间转换的控制权更暴露出阶级权力的巨大落差。

(二) 贫富场景, 差异的现实关怀

《北京折叠》中的场景描写与空间构想是一体的。这是对赛博朋克作品的承袭。小说《神经漫游者》的发生背景在千叶城,其中的地区夜之城人员混杂、犯罪横生。人们生活在黑暗、潮湿、肮脏的环境中,闪烁微弱灯光的霓虹灯被黑暗笼罩。赛博朋克的世界里,空间的分配是财富的象征。建筑彼此挤压,遮蔽天际,致使这座城市即便白昼也难见阳光。富人栖居于摩天大楼顶端,巨大落地窗引入充足光线,洁净地面与耀眼灯光构成了他们习以为常的生活场景。这种垂直空间的区隔,以及由此产生的环境天壤之别,正是阶层分化的空间化叙事表达。“技术消费迷惑,自然消解,全球范围内跨国资本主宰一切,城市成为了阶层二元分化、破碎、同质化的空间,生存于其中的人们丧失了自我意义和归属感。”^[6]

在《北京折叠》中,主人公老刀穿梭于不同空间,其所见居住环境存在显著差异。第三空间里,彭蠡的住所仅六平方米,配备基础生活设施,以胶囊床铺为代表;第二空间的研究生公寓面积扩大,居住条件改善,老刀甚至惊叹于厕所的宽敞;而第一空间的旅馆房间,面积远超第二空间,内部陈设更显奢华。从“胶囊床铺”到“落地窗”,不同空间不仅居住面积递增,生活品质与环境也呈阶梯式跃升。

除了人居环境的不同,《北京折叠》里不同空间中自然场景也存在显著差异。小说尾声,当完成任务的老刀即将返回第三空间时,得以窥见平日难以触及的景致:“他起身望向窗外。夜深人静,漆黑的夜空能看到静谧的猎户座亮星。/猎户座亮星映在镜面般的湖水中。老刀坐在湖水边上,等待转换来临。/他看着夜色中的园林,猜想这可能是自己最后一次看这片风景。”^{[4]136}

美丽的景色依赖巨额资金投入,对于长期挣扎于生存边缘的第三空间居民而言,能够维持基本生活已属不易,更遑论享有接触此类景观的权利。

小说《神经漫游者》开篇的名句“港口上空的天空犹如电视屏幕”^[7],被视为典型的赛博朋克式技术修辞,其间自然和人造物上下颠倒^[8]。人化的自然充斥着赛博朋克世界,人们所能感知的一切,都是人为创造的。自然环境的缺乏也意味着人的现实生活环境的迷失,对自然的失去意味着人的本真状态的迷失。

三、诗意世界的价值追求

赛博朋克文学离不开对现实世界的思考与对未来的设想,科技伴随着工具理性的发展,会使人的主体性面临

巨大的危机。人与现代技术的关系是艺术创作的起始点,它构成了赛博朋克艺术批判性的外延与内涵。^[9]在菲利·普迪克的《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中,赏金猎人里克·德卡德在追捕仿生人时,不断陷入自我身份的认知困境,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同样为仿生人;而在威廉·吉布森的《神经漫游者》里,人类情感则沦为虚无缥缈的虚假幻象。

科技发展深刻重塑社会形态,在赛博朋克式的虚构世界中,贫富差距呈现指数级扩张,城市空间的阶层隔离加剧,底层群体生存空间被严重压缩。值得注意的是,文学创作倾向于刻画人物在技术浪潮冲击下,仍保持对现实生活的价值认同与对未来的希望投射。

(一) 本真情感,主体的自我建构

在技术演进的进程中,模拟情绪生成与自动化劳动已逐渐成为现实。但情感认知机制,仍是人类在技术狂飙时代确立主体意识的核心锚点。从赛博朋克文学的叙事视角观察,资本主义体系下的技术扩张持续压缩人类生存空间,劳动模式被技术重构,物理与精神场域均面临侵蚀。随着工业流水线取代手工生产、人工智能突破传统认知边界,人类理性权威与改造世界的历史自信正遭遇系统性挑战。这种技术替代引发的深层追问——人之存在的本质与价值,不仅是现实技术伦理的思辨焦点,更是赛博朋克文化对人类命运的哲学叩问。回溯本源,情感作为人类认知的独特维度,或许正是破解这一时代命题的关键密钥。

《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中里克·德卡德和妻子只有依靠情绪调节器才能调解心情,科技公司制造的仿生人的记忆是被公司植入的。在情绪和记忆都能被制造的情况下,情感是确认自我主体性的一种方式。如小说中著名的“移情测试”提是,仿生人并不能理解人类对其他事物倾注的情感,在仿生人看来,一切事物只是电子代码的复现,而人类的复杂感情,尤其是对生物的怜悯和爱是仿生人不能理解的。这是因为人类特有的脑文本是无法被本体以外的对象阅读和分析^[10]。小说中,地球生物因大量灭绝而变得稀缺,人们总是对生物有怜爱的心理。甚至照顾动物成为了判断一个人好坏的标准,里克的邻居对他说“你知道不照顾动物在人们眼中是怎样的形象,他们会认为你道德沦丧,没有同情心。末世大战刚结束时,这种行为是犯罪。现在虽然在法律上不算犯罪了,但在人们的感觉上,那还是犯罪。”^[11]这种心理并不被仿生人接受。小说描写了仿生人贝蒂和普利斯残害一只蜘蛛的剧情,他们没有听从人类伊西多尔的保护动物的建议,这说明仿生人并没有人类普遍存在的情感,这或许是人能够借以树立自我主体性的方式。

《北京折叠》中,老刀为了让养女能有唱歌跳舞课程的幼儿园,不惜冒险前往一二空间赚快钱,即便生活窘迫,他仍不后悔当初在垃圾站门口抱起糖糖时的决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生活在第二空间的秦天与第一空间的依言之间萌生的情感,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物质属性,依言已有未婚夫,基于现实考量,她不可能放弃优渥的物质条件与身为研究生的秦天在一起。这种复杂的情感关系与老刀对养女纯粹的爱截然不同,即便在第一、第二空间中,也只是稀缺的存在。而北京城定时、冰冷且机械的翻转,支撑着城市完成宏大任务,却无法回应普通人的生活诉求与情感渴望。

(二) 诗意栖居,生活的未来憧憬

海德格尔认为,“作为存在者之澄明和遮蔽,真理乃是通过创造而发生的。凡艺术都是让存在者本身之真理到达而发生;一切艺术本质上都是诗(Dichtung)”^[11]或许诗歌和艺术才是人们确立主体性的最后阵地。面对科技使人性与神性的分离,“海德格尔认为解决的路径是让一切存在者回归‘成已发生’的命运关系中,让人与他者之间回归‘自由关系’而非‘主奴关系’”^[12]只有让自己进入到自由的舒适的状态中,人能说是做到“诗意地栖居”,才能回到本真的状态。

《北京折叠》中的老刀自小便认识到主体性的消亡。老刀的父亲本是一名建筑工,亲自参与到北京城的折叠城市建设,可是土地翻起、楼宇更新后,崭新的北京城并没有留下这些建设者,留在北京的建筑工不到四分之一。作为人的主体性最初被城市的拒绝而消解,之后又被人为分割的空间消解。和老刀一样的六千万第三空间的人难以看到自己存在的意义,更难以看到自己。第一二空间的经历或许会给他别样生活的想象,但是这并没有使老刀因对生活失望而丧失信念。当他见到熟睡的养女糖糖时,诗意地栖居在这里产生。

“他不知道糖糖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唱歌跳舞,成为一个淑女。/他看看时间,该去上班了。”^[14]对糖糖的爱构成老刀行为逻辑的起点与终点。在科技深度异化人类的赛博空间中,个体主体性的消解已成既定事实,唯有情感联结尚能维系人类存在的价值,这也是老刀持续抗争的精神动力源。

从《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里克对“真实生活”的执着追寻,到《北京折叠》里老刀用谎言构筑的虚幻未

来,两部作品均展现出科技叙事中温情与冷酷的二元张力。值得注意的是,赛博朋克文学并未陷入纯粹的末世悲观主义,而是通过赋予人物对未来的想象权,为读者保留认知突围的可能性。科技本身并非天然具有压迫属性,其异化效能实质是资本逻辑扭曲技术应用的必然结果。这种叙事策略不仅体现了对科技伦理的深层反思,更指向对人类本质状态的哲学叩问——在技术狂飙的时代,如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的解放。

四、结语

科幻小说历经萌芽初创、黄金时代、新浪潮与赛博朋克等发展阶段,尽管赛博朋克无法代表整个科幻文学的发展全貌,但其对现实的紧密关注与强烈的人文关怀,使其在当代科幻创作中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在科技高度发展的当下,回归对人类命运的思考,是科幻文学持续繁荣的核心所在。以《北京折叠》为例,这部作品虽未依赖深奥的科技理论与超现实空间想象,却凭借对现实的真实书写与对普通人生活的精准刻画,实现了幻想与现实、温情与冷峻的交融,展现出独特的人文美学精神,这既是对赛博朋克文学传统的继承,更是在此题材上的突破与创新。

参考文献:

- [1] 侯维瑞.现代英国小说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6:327
- [2] 曾繁仁.试论当代生态美学之核心范畴“家园意识”[J].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3(03):3-8
- [3] 菲利普·迪克.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 [4] 郝景芳.孤独深处[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21
- [5]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293
- [6] 詹宁静.论赛博朋克科幻小说中的空间书写[D].南昌大学,2024:44
- [7] 吉布森.神经漫游者[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3
- [8] 黎婵.拟真世界中的数字生存:陈楸帆的赛博朋克科幻研究[J].探索与批评,2022(02):59
- [9] 王志发.西方赛博朋克电影、小说中的技术批判美学思想研究[D].四川师范大学,2023:49
- [10] 刘靛.小说《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的文学伦理学解读[J].英语广场,2021(01):6
- [11] 海德格尔.林中路[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64
- [12] 黄健.科技之害与“诗意地栖居”——论海德格尔“天地人神”对神性的召唤[J].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7(05):56

Dystopian Construction through a Cyberpunk Lens: Technological Fantasy and Social Reality Representation in *Folding Beijing*

Guo Tairan¹

¹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Arts,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anyang, Sichuan 621010, China

Abstract: *Folding Beijing*, a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literature, has attracted numerous readers with its bold imagination and profound concern for the real world. Its focus on reality both stems from cyberpunk fiction's emphasis on human existence and reflects criticism and reflection on techno-utopian fantasies. Cyberpunk literature often takes social wealth gap caused by the abuse of technology as its narrative core, while *Folding Beijing* places this theme with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foldable urban space. Ultimately, the work inherits cyberpunk's exploration of human subjectivity, organically integrating the depiction of real society with deep concern for human destiny.

Keywords: Cyberpunk; Dystopia; Subjectivity